

公共的流動私人空間

——巴士乘客及乘車空間的田野研究

李饒莊

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二年級學生

SM3112 Culture and Identity

Ethnographic Research

– Critical Approach

導師：Anson Mak（麥海珊講師）

及 Linda Lai（黎肖嫻教授）

二〇〇二年八月

目錄

背景和原因.....	2
研究的手法和原則.....	3
我的「文化」論述.....	5
研究的發現	
——一般性資料.....	6
——個人身份的呈現.....	7
——多於一個人・甚至是男女關係.....	9
——媒體的入侵.....	11
研究的結論.....	12
小小感想.....	14
鳴謝.....	15
附錄.....	16

背景和原因

這年頭的七月跟八月，對我來說，是個灰暗失落的季節。

在微觀的世界觀之下，個人身邊有著太多煩惱：是大學三年級必定要面對的畢業功課、是畢業後前路茫茫的前景、是要北上大陸或是留港工作的打算、是一間很細小但又要收拾整理的家居、是一本說出未出但擺賣日剛好在這份研究功課繳交限期前一日的同人誌漫畫、是父親的失業（雖然他經常得業失業）、是要找兼職但與生活有的時間衝突、是西鐵要通車時要面對的巴士路線減少，還有的是，這個似明不明的課程和這份似是而非的功課。

課程的第一週要求我們提交一個田野研究的題目，腦內立即浮起了兩個地方：我每次上學都會乘坐的巴士、和每月都會經過一次的旺角信和中心二樓的一間中醫診所和軍服用品店（後來發現那中醫診所於六月底已經遷業）。

結果第一週我選擇了巴士上的路訊通(Roadshow)作為題目，記得 Anson 問過小組內的每個人選自己那題目的原因，在沒盤算的情況下我答了一些模稜兩可的答案。

現在想來，原因可以很多：西鐵快將通車欲研究巴士乘客的乘車模式與鐵路的分別、巴士資訊的出現對乘客的影響、媒體在巴士內的身份和角色.....但最終極最潛意識的原因可能是：我是一個巴士迷，亦是一個慣常的境內長途巴士乘客，但每一次乘搭巴士我不是在睡覺就是在望窗外的風景，對車內的人和事似乎不是太了解。

亦因為這個原因，這份田野研究我並不打算以很嚴謹的理論扣緊一步一步的批判性論述，相反我的重點會著重於觀察得來的人和事，在下一章我會將手法更詳細記述。

至於選擇這課程（和功課）的原因，可能只是陪伴我渡過這最後的長暑假，做一些比以往十六個暑假有意義的事。明天就二十一歲了，抱負是有的，但香港前景似乎一日比一日黑暗，可以在這個社會有大作為大推動嗎？不知道，可能就像這份研究一樣，做了才算。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八日

研究的手法和原則

田野研究跟紀錄片很相似。

當然我並不是指拿著攝錄機到我的地方作一個長鏡頭拍攝，不過我覺得時間地點人物、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身份和干涉亦是田野研究值得留意的地方。既然文化是生活的一部份，文化研究就需要時刻留意和關注被觀察者的生活如何被文化研究的刻意和非刻意的影響，以及減低這些影響對我們整套對文化的論述的滋擾。

首先我必須摒棄以往對巴士乘客的假定（例如那一類人會有那一類的外表，他們身份背景的無證據性的假設，在巴士旅程中會有那一類型的習慣，喜愛那一類型的 Roadshow 節目等），來對部份乘客作出無指引性式選擇性的外觀及行爲記錄。無指引性式選擇性的定義是只會就我個人感官的極限（例如只對距離自己前四至五排座位內的乘客作詳細記錄，而不對那些根本看不到或距離太遠的乘客作記錄。）及敏感度（外表或行爲較令我覺得有趣的，又或者某些人的言行比較出位，我會記錄得詳細一點，相反亦然。）；而這當然無可避免地要對被觀察者作選取。

在數次觀察後我曾經想過進行一些訪問的資料統計，例如在巴士站站頭街頭訪問、發放網上問卷及電話訪問，但最終都因為一個理由而放棄：我找不到一個必要的訪問理由。當然這樣說未免有點動機論，不過個人覺得這種沒有理由而可能對研究構成潛在的外部影響的動作不如作罷。

十數次的記錄方式大概都是就眼見耳聽和鼻嗅到的人或事作筆錄，當中若涉及形容詞時亦盡量使用客觀性用詞，時間和人物外觀的特徵會記錄得較清楚，至於面部表情或對話的記錄會因為視線或噪音問題在部份記錄中被忽略。在記錄人的同時，我亦同時會盡量記錄事件發生時周遭的環境，例如巴士途經的地方或者路訊通當時的節目。有部份的記錄則是車程後直接作詳細筆錄。

在十數次的簡單筆錄(jotter notes)中我只選取其中五份作詳細筆錄(field notes)，原因一方面是作詳細筆錄太花時間，另外是大部份的簡單筆錄所得出來的資料既相似亦流於一般性。我會

集中於研究空調巴士而傾向忽略非空調巴士，理由是巴士服務空調化和空調巴士較容易營造私人空間的感覺，當然考慮時亦會顧及非空調巴士的乘坐感受，但這將不會是重點。時間上我亦不會刻意縮窄我的選取，因為這種時段上的選擇會直接或間接對被觀察者作身份上的挑選，同樣的原則亦適用於區域上的縮窄選取。我傾向不集中於記錄某一類的乘客，儘管在以後的分析部份會以乘客身份、性別或類型作分類，但本研究的目標並非要對任何人或事作分組，而是要透過乘客的行為洞悉或推測背後的動機。

十數次的簡單筆錄分別在二〇〇二年七月至八月進行，分別記錄在九巴路線 2C、30X、243M、57M、58M、64K、66、66X 及 961 上的車程，而五次詳細筆錄則來自 2C、30X、64K 及 66X 的車程，發生的時間和方向如下：

- 2002 年 7 月 13 日 • 66X • 大興往奧運站方向（石排至太子）• 下午約 5 時 30 分起
- 2002 年 7 月 15 日 • 66X • 奧運站往大興方向（深水埗至山景鳴琴）• 下午約 5 時 30 分起
- 2002 年 7 月 21 日 • 30X • 黃埔花園往荃威花園（黃埔花園至荃灣青山道近力生廣場）• 下午約 5 時正起
- 2002 年 7 月 25 日 • 64K • 元朗西往大埔墟火車站（元朗西至大埔政府合署）• 中午約 12 時 15 分起
- 2002 年 8 月 13 日 • 2C • 又一城往尖沙咀循環綫（又一城至旺角奶路臣街經尖沙咀）• 下午約 2 時 10 分起

我的「文化」論述

文化是一個人 / 一撮人在群體社會內能夠確立自己獨特身份的生活元素。

這一個文化論述有兩個特點：

- 文化是人類獨有於其他生物的特質。
- 文化只出現於群體社會，依賴群體來反映個人 / 一小撮人。

在這個文化論述之下，很多生活上的事和物都可以是文化的一部份：習慣每天早上出門前洗澡可以是某些上班族的文化，喜歡乘坐巴士多於乘坐地鐵可以是某群巴士迷的文化，愛看爆笑而人情味極重甚至浮誇的日本卡通動畫可以是某類哈日動畫迷的文化，晚上不上網就睡不著可以是某種互聯網用戶的文化，而只要就著個人的生活歸納出某種模式，就可以將以上數點都獨特化而成爲「我」的文化。

文化跟生活有所不同。生活只干涉個人的行爲，而不關心行爲背後的動機或者結果；文化則透過證明個人獨特身份的行爲，探究每個行爲的動機、背景和結果。

文化是就個人對社會的比較而得出的獨特身份的證明。因此在魯奔迅漂流記(Robinson Crusoe)世界內不存在文化，因爲只有一個人的世界就沒有文化產生的必要，這點和經濟學對供求定律的論述十分相似，不過文化和經濟有著截然不同的目標：經濟學是要證明社會上的每個個體與其他個體的共通處 – 人作決定的根據是利益最大化(Wealth Maximization)，而文化研究是要探討個人與其他個體的差異性和獨特性。(談論這些觀點的原因是一次跟同樣有修讀這個課程的陳彬同學討論到魯奔迅漂流記的單人世界時，發現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亦曾就類似的觀點討論過。)

這套論述看來頗完備，不過這個「文化」的論述，可能也只是我個人文化的體現而已。

研究的發現

——一般性資料

我不喜歡用「一般性」的字眼（這有歸納(*generalization*)、挑選(*selection*)及「少數服從多數」(*majority*)的意思...），不過這裏交待的是一些在大部份簡單筆錄都出現的資料。

根據考察所得，巴士座位有一行三座位二座位中間隔著通道的座位佈置（下稱 3+2 位），此等座位屬無頭枕設計，寬約 38 厘米，屬舊款設計而逐漸遭較新款的，一行二座位二座位中間隔著通道的座位佈置（下稱 2+2 位）所取代，新款座椅寬 45 厘米且附有頭枕，因為較寬較舒適而椅背高，有效阻隔乘客與乘客之間視線，而就觀察所見，在 2+2 位巴士上的乘客的活動較 3+2 位巴士上的乘客的活動多樣而私人化。座位椅背與椅背距離約由 45 至 75 厘米，一般來說只讓乘客有足夠的空間把大腿伸直及垂直小腿，及留有小許空間讓出空間給鄰座乘客離開，情況比飛機經濟客倉的座位好丁點兒，當然越新款的巴士留給每位乘客的空間越多一點，這從十數次的觀察中得到証實。

至於乘車環境的噪音問題，不同的車款可以有著天淵之別，不論是同款巴士的不同座位還是不同款巴士的相近座位位置，引擎或機件等噪音的音量亦很不同。在九巴路線 66X 某幾部丹尼士 12 米空調版巨龍巴士（車牌通常為 HN）上層車尾最右方的位置上，我是完全無法聽到喇叭發出的路訊通廣播，但在同路線的另外幾部丹尼士 12 米空調版巨龍巴士（車牌通常為 HS）及一部富豪 11 米空調版奧林比安巴士（車牌為 GG9302）的同一位置上，我可以約略甚至清楚聽到路訊通廣播，而一次在一部同路線之丹尼士 12 米空調版巨龍巴士（車牌為 HN1569）的車頭起第三行右方座位的旅程上我卻又清楚聽到路訊通廣播，當然這裏忽略了車長駕駛態度等可以影響車廂噪音程度的外在因數，不過這裏反映了乘客的空間會因為不同的因素有很大的不同。

我並非要指出不同的時段乘車的人身份價值不同，但我必須指出不同時段乘搭同樣的路線，乘客所分享的乘車環境是有分別的：上下班時間乘客數目固然是較多的，而每位乘客分得的空間固然是較少，而亦因為每位乘客要面對的陌生乘客亦多了，這亦直接令個人在車廂的自由程度降低，促使乘客的行為較為保守及非騷擾性 – 通常在繁忙時間乘客的衣著裝束比較上整潔，好一部份人的服裝是西裝、恤衫或者套裝，較為「密實」斯文，男士部份亦帶備上班

用方型皮箱，女性則通常帶備小型的手袋，即使是背著背包的，顏色亦通常是黑色或深藍色；大部份人會將手提電話放在西裝內袋、恤衫袋中或手袋內（這可能是因為車廂較為擠迫而令從褲袋內拿出電話的動作有困難），甚至有少部份人使用免提裝置，十數次觀察的經歷中，唯一一次看見有人在巴士上使用手提電腦，亦是發生在早上約八時十五分一位穿套裝西裙的、約二十來三十歲女士身上；就觀察而言他們使用的手提電話款式亦是較為行政型（如 Nokia 8910, 8850, 8250, Sony Ericsson T68, Ericsson T39, T29, Motorola V3688, V66, A6188/6288, A388, NEC DB7000 等等），顏色亦絕大多屬淨色和沉色（銀灰色，黑色）；遇上旅途中有電話，他們的談吐和用詞亦較文雅，音量亦較小，所以探聽對話的內容是有困難的，部份人在談論期間會閱讀公事包內的文件，而鈴聲亦多屬不發出聲響的震機；車內乘客的行為主要是睡覺，其次是閱讀報紙 – 調查期間只看見有人閱讀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太陽報及星島日報，以蘋果日報最多人閱讀，而繁忙時間的乘客通常只會讀新聞版；其他車內的娛樂或活動包括聽收音機（通常是香口膠形耳筒收音機）和玩手提電話附設之遊戲。亦因為乘客的行為較為注重個人身份地位的呈現，而令車廂內乘客所製造的噪音較少，特別是平日早上八時至九時三十分的班次（在九巴路線 66X 而言），而數次的觀察均發現，平日繁忙時段約六十人的上層車廂比非繁忙時段約三十至四十人（甚至更少）的上層車廂來得寧靜。當然在其他路線情況是否一樣（例如途經學校的路線）就似乎要再多的觀察才可得知。

非上下班時段平日的班次上，乘客的行為和舉動會較為多樣化，例如玩手提遊戲機、讀副刊的報紙、化妝、吃食物（雖然九巴的空調巴士是不准飲食 – 亦雖然我也不了解為何不准飲食）、談話甚至高談闊論等。假日的巴士上乘客的行為和舉動跟乘客之間的關係就更複雜，而座位的佈置亦促使他們的分佈有所不同：一家三口若上了一架 3+2 巴士通常會坐在 3 座位上，即使乘客數目少得他們可以分開坐；情侶就必定會坐 2 座位，無論有沒有丟空的 3 座位也好，除非是沒有空著的 2 座位，男的一方會坐在靠通道的位置；一群朋友的話通常會坐在上層車廂較後的位置，甚至是車尾，而男女通常是分開坐的。

——個人身份的呈現

個人並不喜歡上一節提出的觀察，那好像將人的個人那種超越性的自我 (Transcendental self) 給抹殺掉，但從這些觀察當中，某些行為確實是能夠歸納成某些特徵的人種才會做 / 發生的。

不同乘客會有不同的坐姿，而將腳屈折，將小腿依靠在前面座位椅背的一種坐姿，在觀察所見，就只會發生在一些衣著較黃有破損的中年男性或者染髮的青少年 – 特別是男性身上。這並非說其他乘客不會有如此的坐姿，也並非說女性不會這樣坐，反而是要探究究竟這是否與階層生活不同有關？這些近似三行工作的勞工的工作模式（每天站立時間較多，坐下時間少，體力勞動較大）會否令其有這種坐姿習慣？還是這根本是男女體型上的分別令男性這樣坐可以舒適一點？如是者為何其他身份的男性甚或女性不會這樣坐？人體若是以這樣的方式坐比較舒適，那麼女性不這樣坐與女性突出的乳房有沒有關係？穿西裝的人不用這樣坐的方式，是否要顯示自己的身份較為文明？還是只因為這樣坐的話西褲會皺？部份青年人這樣坐又是否因為要反叛？更重要的是，若然這一種坐姿較為舒服又為何會被視為不文明？又為何城巴會在部份座椅的背後貼上「請勿倚靠！」標貼？座位的設計既然令人會有這種倚靠卻又令前座的人感到不適或干擾（個人經驗所得，前座的人通常可以感受到因後座的人這種的坐姿造成的座椅凸起）為何三大巴士公司仍會選用這種 LAZZERINI 廠製的薄座椅？

另一種被視為「奇怪」的行為是大聲說電話，我這樣說的原因是多次看見當有人大聲說電話時，附近的乘客都會投射奇異甚至壓惡的目光。而大部份大聲說電話的人內容均夾雜了粗言和俗語，而音量亦確實可以騷擾正睡覺的乘客的清夢，但大聲說電話應被視為不文明嗎？我又不敢妄下判斷。工人階級工作環境一般較為嘈雜，工人的聽覺較為容易受損，聽覺減弱，容易令工人習慣說話時擴大音量（對話是雙向的，要使別人說大聲點，最容易的方法是先將自己的嗓門提高）以使對方的說話的音量夠大；至於粗言和俗語的夾雜我亦不置可否，因為這些「地道」的文化連語言學家亦無法否定其親和力。

觀察亦只看見有人閱讀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太陽報及星島日報，而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太陽報一般都被大眾視為主流而報導較為失實的報紙，為何乘客會選擇在巴士上閱讀這類形綜合性的報紙？這些報紙包含時事、財經、娛樂、副刊、馬經及成人版，而在非繁忙時間、乘客有較多的空間的情況下，觀察所見，較多人會閱讀報刊的其他部份，甚至目睹過有男性乘客在車上閱讀風月版。究竟是其他報紙不會被人以這種環境或方式閱讀？還是一般乘客不會選讀那些被喻為「高質素」、「準確忠實」的報章？為何繁忙時間的乘客較少在車上閱讀除了時事新聞外的篇幅？

同樣是在車上玩遊戲機，為何上下班的人只會選手電附屬的遊戲而不像假日時般帶備流動遊

戲機例如 Game Boy Advanced 或者 Game Boy，儘管就外表看來在假日玩流動遊戲機的人滿足度大一點、笑容豐富一點？是因為另外攜帶遊戲機不便還是因為其他原因？

——多於一個人・甚至是男女關係

當一組乘客的數目多於一人的時候，他們在車上所發生的行為就更多樣化。

五份詳細記錄內曾經有兩次是涉及兩位女性的對話，這兩組乘客的對話都較其他人的談論大聲，而我隱約聽到一次的內容 – 該次的旅程亦是發生在非繁忙時間班次的九巴路線 66X（大興前往旺角奧運站）：兩位貌似三十歲左右的女性帶同了兩名小朋友（一男一女），上車坐下後一直談論期望小孩子進的幼稚園、假期會去的渡假地方、對丈夫及家務的感覺甚至是時事，及至車輛走過屯門公路接近荃灣時兩人的對話才中止。另外一次在非繁忙時間班次的九巴路線 2C（又一城往尖沙咀循環綫）上層車廂，由於我坐的距離較遠而周遭噪音較大，我無法聽到對話的內容，只看見靠右、穿得較像家庭主婦的一位面帶愁容，討論期間多次皺起眉額，似乎談論的是一些不太滿意的事...而兩人間斷式的對話在近何文田下車前終止了。就第一個女性的對話而言，兩人的對話屬於閒談式，即使是在抱怨身邊的問題時，也帶點積極和談笑式的態度，而即使其中一人提出問題，看來出發點也並非要對於提供建議或答案，而通常只會一笑置之，提出者似乎只是要由對方的回應裏尋求個人的認同。

有一次詳細記錄內記錄了一對夫妻（外表看來年紀差不多，坐在同一排的三十多歲男女）在星期六中午班次的九巴路線 66X 的對話，雖然我無法詳細記錄每一點，但就整套對白而言，較傾向是兩人各提出面對的家庭小問題，然後兩人討論會達至有解決方法為止，例如討論子女新學年買新皮鞋，兩人會討論至八月份的第幾天出外買，預留多少費用，預計每對的價值。相較前者，這兩個人的對話傾向要達到目標 (goal-oriented)，甚至乎討論時事也較嚴肅，而每個話題的停留時間也較長，態度也較認真。

我無意將人歸納和分類成不同階層或年紀，不過就觀察所得，越年輕的團體乘客，一般說話就越少越放輕聲，即使是情侶亦如是。

就觀察所見我記錄了三對男女團體乘客，一次是在 66X 往九龍方向的男女，他們沒有親暱的

舉動例如接吻和擁抱，但在車程當中兩人分享了一袋麥記食物包括包、薯條和汽水而且兩人不斷交談並有不少悄悄話。另外兩對出現在假日 30X 的巴士上，坐在較遠的一對男女我無法確定兩人的容貌，不過就行爲而言兩人並不像是一對男女朋友，兩人在旺角分站上車後一直打開教科書討論，而且兩人的距離稍遠及談吐都教我覺得兩人似是同學或兄妹多一點；至於另外一對男女就坐在我前兩排座位的位置，一上車坐下後就親密地擁抱著，交疊著身體而坐，而兩人的對話全都靠著對方的耳朵來說，一直至下車前一個站才分開。

像第三對男女在車廂內親密的表現，有人會說是社會開放，有人會說是有傷風化，就我的意見而言，若然是假定人有自由意識的話，我反而關心：爲何不同年紀不同階層的人會有這種態度上的懸殊？爲何既然有人對此覺得反感，爲何座位的設計又會營造這種私人的空間誘發這種行爲的發生呢？究竟是什麼人操縱著我們對性和愛在公眾場所的表現呢？

儘管我們的社會物質上是在進步，但普通男女之間的價值觀仍然頗保守。

數次繁忙時間的巴士班次証實了，「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在被觀察者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當巴士上的乘客漸多而後來的人要只能選擇所謂「單丁位」（即 2 座位已有 1 人佔去 1 個位，或 3 座位已被 2 人佔去 2 座位而通常餘下最中間最狹窄的座位）時，男乘客跟女乘客會自動選擇相同性別的人同坐，除非是團體乘客或只餘下極少量的位置，又或者同性別乘客的位置令自己反感（例如座位有垢物或該鄰座乘客太不整潔如身帶煙味），否則是很少見到有異性同坐的情況。最極端的例子是在 64K 發生的一件我認爲很可笑又可愛的經歷。

當日車輛於中午時分由元朗往大埔，過了錦田後座位已只餘下數個。在上村球場附近上了幾個乘客，包括四名剛打完籃球的二十來歲分別穿球衣及便服的男生，四人中三人先上上層，當時上層只餘下五個座位，三個在車尾，一個是在一位二十來歲上半身穿無袖襯衣的女性（事後據同行的家人稱該女性還長得很漂亮。），餘下的一個是 3 座位的「單丁位」只餘下最中間最狹窄的座位之餘旁邊的 2 位乘客均是身材健碩的男士。餘下的一人上上層時，先上的三人就齊聲大叫：「明益你啦！」（書面語：就是把甜頭留給你啦！），只見那男孩子靦腆地坐在那 3 座位的「單丁位」而放棄坐在女性的旁邊，之後那三人還大唱歌手馬駿偉的「玫瑰和家明」好一陣子再哈哈大笑，而那男孩子臉紅紅坐著，事後經家人解畫才知道那三人可能是在取笑那害羞的男孩，而餘下的位置被下一站上車的另一個女性佔去。

姑勿論該男孩是否因為其他原因例如打球之後的汗臭味或該女性的衣著而選擇不與她同坐，這件小事或多或少都証明了車廂內男女之間的關係是受某些因素影響著。

——媒體的入侵

這份研究最原本的用意是希望研究路訊通(Roadshow)對乘客的乘車空間和行為有什麼影響。

但經過觀察，發現其實乘客在車內的私人空間早已被不同的媒體佔去。扣除在睡覺或者與別人在對話的乘客，餘下的乘客很多都自備了自己的娛樂，看書 / 讀報章雜誌、聽收音機、玩電子遊戲等是普遍不過的車廂娛樂，很多乘客甚至由上車至下車期間根本就沉醉在自己的娛樂，完全沒有理會過車外的環境。即使是在睡覺的乘客也不見得受嘈吵的 MTV 節目所影響，部份簡單筆錄的個案甚至指出，預製路訊通節目有路訊通節目的 VCD 光碟在那 15 吋三星牌液晶顯示器播放，乘客有以自己往通道傾斜大概 30 度的坐姿在打鼾睡。

沒有人看過路訊通的節目嗎？又不全然。在觀察當中亦有乘客將視線停留在顯示器的畫面上，只是當自己想看的節目完結後，又會將視線轉到另外的事物當中。當然路訊通本身的節目編排和製作安排可能是促成這種閱讀方式的原因：路訊通的節目包括自製的短小的獎品環節、流行資訊介紹、人物專訪、卡通動畫節錄、有線電視提供的足球比賽精采入球片斷、亞洲電視提供的劇集精華及廣告，最長的一節不超過十分鐘，而每數分鐘後節目類型和內容會轉一次；而巴士乘搭的環境（隨時抵達下車站，即隨時要準備離開路訊通的電視畫面）亦可以是導致乘客視線停留短暫的誘因。在這種閱讀方式下，乘客可以從節目中「閱讀」到什麼，對節目有什麼理解，甚至能否作有效的閱讀，既有趣又令人成疑。

「人的眼睛隨電視移動。」這句九巴宣傳路訊通的廣告所用上的題目未免是失了實，既高估了路訊通的可閱讀性，又低估了乘客的自由意識。

研究的結論

也許你讀到這裏大概都可猜估到我的結論。

我沒有結論，我想，我並不需要結論。

兩個月太短了，可以的話，我想再觀察多兩年，兩個世代，兩個世紀。將所有香港的巴士乘客的乘車空間超濃縮至兩個月必定是太草率的行爲。(也許我選這個題目才是太草率的行爲。)

我想我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巴士車廂這種既公眾但亦私人的空間，單單是這種空間的構築，背後就有很多（甚至更多）的因素在支配著，以兩個月時間立論言之過早。

文化研究關注自由自主(Freedom / Autonomy)，關注權力的操縱 (Power and Domination)，關注個人身份 (identity)，關注抗爭和創意式的應付 (resistance / everyday creativity)；我想我是無法對這些文化研究所有的要點一一作出回應，我亦無意作沉重的批判，因為我覺得在事情在未搞清楚之前作批判是無理而破壞性的行爲。

不論是作為巴士迷、乘客還是香港人，平日我都很少關注巴士內乘客的情況。我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在車廂內，築起了除乘車由一地點到另一地點乘車行爲消費(Consumption)外，另一種特定的空間給自己進行了另一種的消費，例如媒體。這種空間的營造不必然是我們自己能力所能完全控制，而對另一種消費行爲我們亦未必能完全由自我作主：在周遭的環境內有太多的因素令我們無法自主，而我們會稱部份的因素為意識形態(Ideology)。

這樣並非說我們毫無力量操控自己的行爲，我相信自主意識(Essentialist view of self)的存在，而且每人的自主意識均存在差異，而人的行爲必然是經過自主意識和實際情況的考量。

當然我們的周遭是充滿了意識形態，但將人的自主(self)貶低成為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或只是語言上的呈現(representation through language)，未免是以意識形態對自主意識操控的一程。

人並非因為力大或者體型大而將自己視為優於其他生物，人對比起其他生物而言可以是非常

無能的，我們亦無法獨自解決自己面對的困難，人之所以可以比其他生物優勝，是因為我們有自主意識。

當然我們亦必須時刻留意以上的論述成為操控我們的意識形態。

我不是不贊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中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但我認為文化研究者應盡力避免成為批判理論成為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

而且，單單對文化作批判對事情的進展並無好處。

因此，我想在這裏以文化角度進行田野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好讓讀者和我自己對巴士的車廂有初步的了解。太早的結論實在令我更感不安。

小小感想

有兩個巴士旅途中的影象深深地印在腦海中不能忘記。

一個是星期日晚上九時多由屯門公路返屯門經過小欖大直路時，三行密密的巴士和私家車和其微亮的紅色警告燈一輛跟著一輛緩緩地前進的影象；另一個亦是晚上由屯門公路返屯門過三聖村後大斜路往屯門出口看見友愛村數座大廈「萬家燈火」的影象。

無錯，是聯想起「獅子山下」。

個人是贊同對財政司梁錦松引用「獅子山下」帶來的批判，但是，批判之餘，我們有「良策」嗎？

我們無力與政府或大財團進行抗爭。

我們將「無力與政府或大財團進行抗爭」的人定義為平民百姓。

我們是平民百姓。

我們要將「平民百姓必定要與政府或大財團進行抗爭」高舉成為我們的意識形態嗎？

文化研究終歸是要步入歷史的一部份。我們與其去批判歷史由誰來定義，為何我們不將心思花在了了解我們的文化，編訂我們的歷史呢？

昨天已經二十一歲了，抱負是有的，但香港前景似乎一日比一日黑暗，可以在這個社會有大作為大推動嗎？不知道，可能就像這份研究一樣，做了才算。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日

鳴謝

鳴謝 Anson Mak（麥海珊講師）及 Linda Lai（黎肖嫻教授）對本研究的指導和指引，及課堂中各嘉賓講者對自己研究的析述。

鳴謝陳彬等同學對本研究的「腦震盪」(Brian Storming)。

鳴謝家人的補充資料。

鳴謝前人 Raymond Williams、Erving Goffman 及 Foucault 等人的精神研究的協助和啟發。

鳴謝各巴士車長及無數不知名的被觀察者對本研究的不干擾。

鳴謝各身邊的人陪伴渡過這些難過的時刻。

（排名不分先後，但真的不分先後嗎？）

附錄

Field Note 1

2002年7月13日下午約5時30分，地方是九巴66X路線HM2595的2+2座位12米3AD型號巴士上（大興往奧運站方向），於總站後第二分站上車，我的座位是上層最後排最左方的座位，距離Roadshow的屏幕有約九個座位的距離，因此不能辨認畫面的字幕（字幕每字的長寬約如五毛錢的直徑），在行駛時亦因引擎的聲音而未能聽到Roadshow的廣播。車內上層的座席在離開屯門最後分站後大概座滿。行駛於屯門公路時一直車多繁忙，上斜時更一直以低波行車，但車程歷時並不太久，屬正常狀況。

上車時Roadshow正播放的節目是亞洲電視的一個講述香港歷史節目的剪輯。之後順序大概是：廣告（OLAY、網上行流動寬頻）、Roadshow魔術介紹節目、廣告、Music Video（外語）、廣告（職業英語）、幼兒園節目、主婦生活、遊戲節目（嚟住獎）、廣告（禁煙）、根踪香港：海味〈荃灣路〉、Music Video、卡通：流星花園剪輯、升旗禮片段、廣告等。

觀察的對象有數位，均為前面數行的乘客。第一位是前四排右邊靠左的二十來歲女性，啡色過頸染髮，裝束像上班族Office Lady，粉紅色襯衣米色長褲加一個小手袋，於山景分站（第三分站）上車後不久便戴上收音機耳筒，之後的頭部動作不大，由於身裁不高（約5呎5吋），坐著時頭部不過座椅，望電視時頭部稍稍上仰，視線一直望著右前方的Roadshow電視，公路上的唯一動作只是聽過一個約十多秒的電話（Nokia 8系）。直至抵達美孚分站後才有觀望街景的動作，於深水埗中電分站下车。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對夫婦，兩人均年近四十歲，便裝，在比我更前的分站上車，當中女性一位在我登車時正望著Roadshow電視的亞視節目，之後兩人便開始交談，內容包括巴士路線、家庭鎖事、朋友事宜，由於車內躁音聲量若如家中電視，兩人交談時聲量亦因而頗大；及至車輛駛至約汀九橋底兩人交談終止，丈夫望窗外果而太太集中於Roadshow電視。車輛抵達市區後那太太開始打瞌睡，至約八分鐘後的長沙灣元州村分站下车。

前一排右方靠左位座著一位十二三歲的少年，短髮，戴眼鏡，亦是山景站上車，白色T恤黑色三角骨球鞋，全程車程拿著一部GameBoy Advanced玩黑白遊戲，坐姿有別其他乘客：稍有側身，背脊貼著座位及椅背，小腿依靠前面座位背面而腳不貼地，佔用了兩個座位。整個坐姿不變直至於長沙環分站與前面的是夫婦下車為止，對Roadshow節目似乎不感興趣因為視線並沒有離開過遊戲機畫面。

前 2 排左邊靠窗的座位坐著一位近 25 歲染金色頭髮的男子，衣著近似信和中心售賣盜版及色情光碟的售賣員，啡紅有花恤衫，在第 1 分站或更前地方登車，在我登車前已戴上銀色耳筒，有線控。車輛進入公路後便呼呼大睡，而且睡得十分熟，因為過深井後他的頭部一直倚窗俯前與身體成 40 度內角而不靠頭枕。於荔枝角分站醒後下車。

前 3 排的靠窗位置是一位外觀較斯文的男性，近 30 歲黑髮白色上衣，由車窗的反射看見他一直托腮望著街景，沒有打瞌睡也沒有看 Roadshow，一直至我下車前，可能是因為頭只比座位頭枕高約 1 吋的緣故。

左邊前 2 排靠通道坐的男性有深啡色近電視演員大傻頭部大小的頭部，30 多歲，十分高（頭頂比頭枕高 2 吋多），是一位目光較集中於 Roadshow 電視的男性，除了在上述廣告時間時會望窗外景之外。於過小欖上斜時曾一度睡著，但斜坡末段被電話吵醒後維持看電視的姿勢，及至荃灣路段可能因為不耐煩至有多次左右向車外望的動作。於前 1 排夫婦離開後遷至前方靠窗位望街景至我下車。

右邊前 4 排靠窗的是 40 多歲男性，在途經公路時亦是倚窗睡的一族，醒後亦是不望電視望街景，面向車內時臉色看來憂心重重，眉頭皺起。

同排的先是在山景分站登車的一對態度親暱的近 20 歲年青男女，在山景分站帶同一袋麥當勞的食物登車，車程內沒有過份親密的舉動如接吻和擁抱但整過車程裏兩人不斷交談而有不少悄悄話。車程當中兩人完整地消耗完一袋麥記食物包括包、薯條和汽水。在交談當中女方亦間中望向 Roadshow 電視，特別是當 Roadshow 播放非廣告節目時。兩人在我下車時均未下車。

坐在我右方的是一個 20 多歲的青年及他包裹著的懷疑魚桿，裝在一個黑色的旅行袋纖維的約 4 呎長的單膊袋，同行的還有一個背囊，內有一支食水。於工業學院（第 4 分站）上車後坐在最中央的座位至我於太子分站下車時，而將單膊袋和背囊放於我身邊的空位，在屯門公路屯門入口的斜坡後進入睡眠狀而且呈大字形般，至離美孚站後才醒來，在往荔枝角及深水埗站的時候曾兩度接獲朋友的電話並傾談了數分鐘，中間曾望過街景和飲過水，但沒有留意過 Roadshow 電視。

我於下午約 6 時 10 分於太子站下車，於車程的約 40 分鐘內作筆記，期間途經山景分站、工業學院分站、青山村分站、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美孚分站、荔枝角分站、荔枝角近蘇屋分站、長沙灣元州村分站、深水埗中電分站、深水埗地鐵站分站、深水埗球場分站、太子分站往旺角。詳細的筆錄則於當晚約 11 時在家進行。

Field Note 2

這一次的觀察並沒有記下筆記，有關筆錄純粹依靠記憶。

2002年7月15日下午約5時30分，九巴66X路線GG9302的3+2座位11米AV型號巴士上（奧運站往大興的方向），於深水埗分站上車時我發現車頭起右邊第3排的一排3個座位丟空，所以我座下了。在我視線範圍內，我發現了一個二十來歲男性。他是在三次觀察以來，視線停留在Roadshow電視最久的乘客。

我對上班族不論是白領或藍領都比較留意，因為他們上班乘巴士傾向是習慣，在他們生活裏，停留在巴士上的時間最多，所以一般都會安排生活上的一些活動（例如補妝，閱讀文件或報紙，聽電臺節目，甚至與客戶聯絡）在乘車的時間內進行。

這次我選擇集中觀察這位白領上班族，是因為我一登車坐下時，他就在看路訊通的節目。他身穿一件由衣袖看來並不皺的藍色長袖有領恤衫，在大腿之上用手夾著一個灰黑色的纖維手提公事包，公事包扁扁的厚度不超過四公分，穿一條灰色長西褲，頭髮呈陸軍裝狀約四公分長度，臉色稍偏泥黃而頗清潔白淨，皺紋沒有數條。戴一副黑色膠鏡，橢圓形而於兩側耳托的支撐點較方式的款式。他所座的位置是車頭靠左的窗口位置，到了駛經屯門公路前最後一個分站後都沒有人佔用他身邊的位置，但他也沒有把公事包放到空置座位，車頭的位子不算寬濶，前面沒有足夠的空間放置雙腳，但他也沒有屈起雙腳頂著椅背，也沒有將雙腳踏在巴士牌箱之上，只是稍稍側側身子，而這也方便了他自己看Roadshow電視，巴士的座位沒有頭枕，而他的頭約比椅子高出約15公分。

當我上車坐下之時他正在看路訊通的足球比賽剪輯，並非有線世界杯的輯錄而是世界其他電視臺的片段，而從旁述的說話我亦無法得知該比賽的兩隊球隊名稱，但他一直望著Roadshow電視直至片段完畢，期間眼神並沒有離開過半秒。但一到了廣告時間，他的視線會迅速回到車外景物；一旦Roadshow下一段節目時間開始，他眼睛集中的地方又回到電視，唯一的例外是職業英語培訓的廣告他也會留意。

坐在他後面的是一位四十餘歲的工人，男性，膚色較啡黑，皺紋滿佈於眼角和額頭，衣著帶點破舊和有污跡，對著手提電話話筒說話時聲量十分大，與該男乘客相距五六個座位的我也大概聽得到對白，聽不明白其內容的原因是因為夾雜了方言和口音。相較之下，這次的觀察對象對著話筒說話的聲量就明顯較小：在巴士經過長沙環和荔枝角的長沙環道時，兩人的手提電話先後響起，那工人回答的聲量比他更大更響，大得我甚至懷疑究竟他能否聽清楚在電話的另一方的說話。幸好那工人的電話對話在經過荃灣路時終止，使我有機會聽聽被觀察者的電話內容。

儘管如此，被觀察者三次分別於荔枝角至荔景對開的葵涌道、荃灣路至屯門公路荃灣入口及青龍頭橋近三號幹線入口至深井交匯處的電話對話之中，我還只能隱約聽到第三段對話是對其上司，談及公司某些文件的內容。在這些對話之際，巴士因為前面的泥頭車與貨櫃車的小

型交通意外堵塞在汀九橋入口至深井上斜一段近 20 分鐘，期間那被觀察者除了在講電話外就是望著窗外，間中會望望 Roadshow 的電視但只會停留在畫面上數秒。由他的手提電話型號看出應該是有內置遊戲的款式，但塞車的過程中他並沒有拿來娛己，也沒有像前一排最中央位置的男乘客般自備收音機。

通過了塞車的位置後巴士以最快的速度駛向屯門，惟因塞車關係全程仍耗用了超過 45 分鐘，至我於山景分站下車為止。途經分站可參考 Field note 1。筆錄於次日傍晚近 11 時完成。

Field Note 3

時間為 2002 年 7 月 21 日一個星期日下午約 5 時正於黃埔花園，記錄的巴士為行走 30X 巴士線的一輛 2+2 座位 AV 型空調巴士由紅磡黃埔花園往荃灣荃威花園方向，車程中我坐上層最尾一行的最左方位置。冷氣機發出的聲量頗大。該巴士電視和報站裝置，但在記錄的過程中均停用中。上車時左方前 5 排及 8 排的座位屬有人佔據，乘客都集中坐在車廂較前的位置

總站上車的包括前 2 排左方的男女，女靠左窗口位男靠右，男的一位屬黑髮偏黃皮膚穿紅色 T 恤，女那位是什咖啡色染髮穿低胸黑色吊帶裙，背一個啡色帶的小手袋，兩人均年約廿來歲外觀不像學生。整個車程均表現親暱態度，多次在兩座位之間緊密擁抱及接吻，而其餘的時間都在以男性態抱女性的方式交疊而坐，女方對這種坐姿亦展現出高興狀。途經逸東酒店時兩人曾交換一張紙巾並在上方留下多次嘴印，後由女方摺疊收藏。途經九龍政府合署外巴士站時兩人維持過 5 秒的接吻狀。之後男依偎女方望著街景，包括在油麻地某空地舖外的一牆某桑拿浴室的海報，男方亦多次依在女方髮背後說悄悄話，又多次撥動女方的頭髮和眼眉，直至在長沙環下車前約一個站兩人才分開。兩人下車時看見男方約高 5 呎 9 吋而女方高 5 呎 3 吋。

另一群於總站上車的乘客包括坐在前四排的一家三口，年約三十多歲的男方坐在靠左方的通道旁坐位，年約三十多點兒的女方與靠窗坐的幾歲女兒坐在右方，兩人外觀就交談表情及動作而言並不似是夫妻而有如非直系親屬客氣，交談內容似乎非指事性，女孩則看似經常要思考才發言，男女交談途經紅磡時，男方曾舉起前臂裝健碩狀，女方曾將喉糖送到男方口裏。乘坐後約十分鐘三人調前至前 7 行位置，三人的座位以通道為平衡線對調，而調位後男方與女孩有交談而女方則加衣，睡覺並俯前。

車內部份乘客亦曾換過座位，剛才坐在前四排的一家三口換到前七排座位後，在九龍政府合署外上車的一對男女就承接了前四排的右方坐位，女靠窗口位男靠左。就兩人所拿的行李而言兩人看似則從附近的書店買完書，一上車坐下後兩人便拿出教科書本研究。女方帶著一個紅色的袋。男方跟女方有長時間的對話，而就兩人在近旺角中心拿出本的書的圖案似是 Step by Step 的章節而言應該是一本教科書。即使是在不望著書本而望窗外景時兩人的視線亦頗為一致，兩人亦是在荃灣地鐵站南豐商場對面的巴士站下車。

前 1 行的夫婦兩人的交談明顯地較前方情侶的聲量較大，兩人談及的話題稱得上眾多：太子冰室的價錢、途經的匯豐銀行結業及其門外的海報、新學年子女買新鞋的問題、地鐵該期十程送一份大家樂餐廳日式蟹王翅等。途經深水埗籃球場時坐在右方前 1 排的女兒要求父母帶她到該處玩樂，言談之間女孩很清楚該球場六個籃板壞了一個籃板只餘下五個籃，而其母親則語帶敷衍地答應女孩。途經美孚母親則語帶訓示式對父親說女兒有兩副眼鏡和一副太陽鏡。最後三人在記錄完畢後仍未下車。

旺角警署外有 2 人上車，其中一人坐在上層最尾行最右的靠窗位置，以交叉手的姿勢坐著。

深水埗楓林街上車的一名穿藍色 T 恤的男子坐在上層中間位置，而且一直拿著手提電話談話，期間曾用紙巾索口，後上前至前五行外的座位，而其座位則後來被另一名於荔景上車的男性佔據，該名黑色上衣的男士亦是從上車至下車均在用手提電話與別人交談至荃灣滿樂大廈下車為止。兩人的談話內容被冷氣槽的噪音蓋過。

五行之內還有右方前兩行的一名男子。上車坐下後他拿出 One2Free 的手電 Catalog 觀閱，型號為 Nokia 8850，之後拿出該日東方日報娛樂版章小蕙的報導，和香港小姐活動的花邊新聞。他的衣著尚算整潔，上衣為 T 恤褲是布質布料長褲。荃灣路時他遇上手提電話後一直傾談至荃灣地鐵站南豐商場對面的巴士站下車之時。

是次記錄由黃埔花園至荃灣青山公路 287 號對開近富華街的巴士站（即荃灣地鐵站南豐商場對面），歷時約 50 分鐘，車程途經：紅磡南道>機利士南路>獲嘉道>拔萃女書院>九龍中央郵政局（九龍政府合署）>油麻地碧街>旺角山東街>旺角弼街>太子地鐵站（旺角警署對面）>深水埗楓樹街（深水埗籃球場）>深水埗北河街>深水埗怡閣苑>長沙灣遊樂場>長沙灣郵政局>荔枝角地鐵站>美孚地鐵站>荃灣祈德尊新邨>荃灣滿樂大廈共 20 個車站。詳細筆錄則於當晚 10 時左右進行。

Field Note 4

是次記錄於發生日後三天進行，記述可能有所沖淡，惟一切以下的記述會以記憶為依歸。

2002年7月25日星期四我由元朗西巴士總站乘坐九巴路64K前往大埔（墟）火車站方向，時間約為中午12時15分，上車後我坐在車尾起第三行右方靠窗位置，而兩名家人坐在車尾起第四行右方的2人坐位。在總站上了近二十名乘客，開出後途經元朗青山公路同樂街分站、元朗青山公路谷亭街分站、新元朗中心朗日路分站及元朗青山公路東頭村後，上層車廂只餘下單丁位，而乘客種類很多。博愛醫院和青山公路東成里分站無人上下車。車輛源錦田公路及錦上路，每個站均有人上車下車，上車的人的衣飾則比較平民百姓，顏色較沈而較多塵土。

據家人所憶述，一位二十來歲上半身穿無袖襯衣的女性在錦上路田心村上車，坐在較她們約前3行靠窗的位置。

在車輛經過凹頭、下高埔村、高埔村、蒙養小學、錦田波地路、吳家村、八鄉新馬路、金錢圍、石湖塘、田心村、八鄉八鄉路、元崗村、八鄉東邊路、水盞田、水流田、蓮花地、黎屋村、杜屋村及張屋村分站後，車廂只餘下數個單丁座位，當車輛抵達上村球場分站時有數人上車包括數名最後上上層的青少年。他們有二位身穿有編號球衣，其餘兩位為沒有編號球衣，年約18歲至25歲。特別記得他們的原因是他們上車時很吵鬧，在他們前上車的乘客已佔去所有近車頭的位置，記憶中只餘下三四行前一個兩座位的單丁位、一個在左方較我前2行的三座位中單丁位及車尾一些我看不到的座位。

前三人熱熱鬧鬧地上車後走到車尾，然後待第四名穿藍色球衣的男子上車後走向車尾時大叫：「明益你啦」藍色球衣的男子在通道上猶疑了一會，走到三座位中單丁位坐下，三人隨即發出笑聲。

車輛離開錦上路到林錦公路的上村甫分站，有一名女子上車佔去餘下的兩座位單丁位並側身而坐。之後車輛沿林錦公路以低波上斜，三名籃球人大聲唱<<玫瑰和家明>>的幾句歌詞。車輛沿林錦公路經過黃竹園、凌雲寺、嘉道理農場、牛欄窩、白牛石、梧桐寨村、寨凹、麻布尾、水窩、坪朗、新塘、新村、鍾屋村、林村許願樹、坑下甫、較寮下、康樂園、三渡坑及帝欣苑分站期間不停地有乘客上落，上層座位維持常滿狀態。車輛沒有路訊通電視，然而車輛的報站機廣播仍十分清晰，乘客除了那三名坐在車尾的穿球衣的男子外都顯得頗為寧靜。另一樣印象很深的是車廂的男女分佈是男多女少，和目視範圍內是男女分坐。

直至離開林錦公路抵達太和火車站才有近三分之一的上層乘客下車，包括穿藍色球衣的那位男子。我和家人於隨後的大埔政府合署分站下車，時間為下午約1時5分。

據家人憶述，那上半身穿無袖襯衣的女性亦是於大埔政府合署分站，而且長得十分標緻，但究竟是什麼樣貌我並無留意。

Field Note 5

於 2002 年 8 月 13 日下午約 2 時 10 分我乘搭九巴路線 2C 的一架車牌 GT6269 的 3+2 位 AD 型 9.9 米巴士由又一城總站出發，坐在尾二行最右邊的座位（由車頭到車尾共 12 排座位）。Roadshow 的節目為講述內蒙古的大漠風景。

前 3 行最左方位置的男乘客穿恤衫戴黑框眼鏡，上車後一直依靠著椅背扶手作睡覺姿勢，於旺角奶路臣街麥花臣球場下車時由褲袋拿出手機。

前 3 行右方 2 人座位坐著兩名三四十歲的女性。靠窗的一位打扮較像家庭主婦穿藍色無花短 T 恤帶同黑袋，靠通道的一位穿白色無袖女西服戴金絲眼鏡。兩人有間中的對話，穿藍色衣服的一位眼色帶點抱怨。兩人於何文田山道分站下車。

坐在該 2 名女士的後面是一位十多二十歲的男性，上車後便拿出自己的手機一直看著，可能是在玩手機遊戲，之後在擠壓臉上的暗瘡，再之後就在閱讀有關電子遊戲的雜誌，至車輛途經佐敦時閱讀完雜誌後就在望街景，途經佐敦道碼頭時抹眼鏡，至廣東道海運大廈外分站下車。

坐在由車頭數起第三行最左位置的男性是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男子，戴黑框圓形眼鏡，上車後一直頭部向正前方的坐著，直至廣東道海運大廈外分站下車為止。

於香港城市大學南山村出口分站上車的一名男子，上車後坐在第三排中間的位置，身形肥胖佔去一個半座位，上車後不久便於大坑東巴士總站大坑東村東龍樓分站下車。

一男一女在佐敦伊利沙伯醫院分站上車，佔去了車頭第一行兩個靠路邊的位置，就外貌看兩人有印巴籍人士的特徵，男的一位穿白恤衫黑西褲，女方則身披淡黃色薄紗，兩人並無對話，亦是於廣東道海運大廈外分站。

同一站上車下車的還有一名年約 20 歲多點的女性，坐在五行前最左的位置，啡色的染髮穿白色轉薄的 T 恤有一個鮮淺藍色的公仔在中間，化了一個偏淡而不花俏的妝，全程在微微的垂低頭（髮的髮心偏上）而嘴部看似有活動（吃小食？），車程中亦望過四周的新建築物，下車時發現她帶同了一個白色的大女裝袋。

由又一城往尖沙咀方向乘客最高峯時並不多於 10 個，車廂有報站機及路訊通電視，而由尖沙咀往又一城方向乘客在記錄過程中只有一人，是在彌敦道半島酒店對出上車，坐在第 3 行最左位置，穿墨綠色 T 恤並帶同一個公事包。

記錄於下午 2 時 57 於第 26 分站（旺角染布房街奶路臣街麥花臣球場）完結。途結（括號內的是對應當時的路訊通節目）：桃源街香島中學分站（訪問楊千嬅有關 CD 及演唱會）>南山村道香港城市大學南山村出口分站>南山村道近石硤尾警署分站>大坑東巴士總站大坑東村東

龍樓分站>大坑東運動場分站 (MTV 片斷)>勵德街分站>太子道西協和小學分站>洗衣街伊利沙伯中學分站(廣告: 肥姐牀褥及女性內衣)>染布房街分站近奶路臣街麥花臣遊樂場對面(古裝片的片斷)>衛理道近何文田山道分站(廣告: 雪糕球, 有口部特寫、關鍵旅遊, 有穿女裝泳衣特寫、化妝品、大快活、職業英語)>伊利沙伯醫院分站>九龍佑寧堂分站(電影<<三更>>片斷)>佐敦白加士街分站>佐敦炮台街近佐治公園正門分站>廣東道近匯翔道分站>廣東道警察宿舍分站(supertv.tv 有關電腦加密技術)>廣東道海運大廈分站>彌敦道半島酒店分站>彌敦道栢麗大道近金巴利道分站>油麻地彌敦道過寶靈街分站(廣告)>加士居道過南九龍裁判署分站>加士居道衛理道分站>伊利沙伯醫院分站(MTV: 鄭秀雯)>衛理道近何文田山道分站, 至第 26 分站(旺角染布房街奶路臣街麥花臣球場)。